

曾国藩家书



(二)

[清] 曾国藩

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

稻生焉

濟曰太古結繩以理逮及
伏羲畫八卦代結繩由是

人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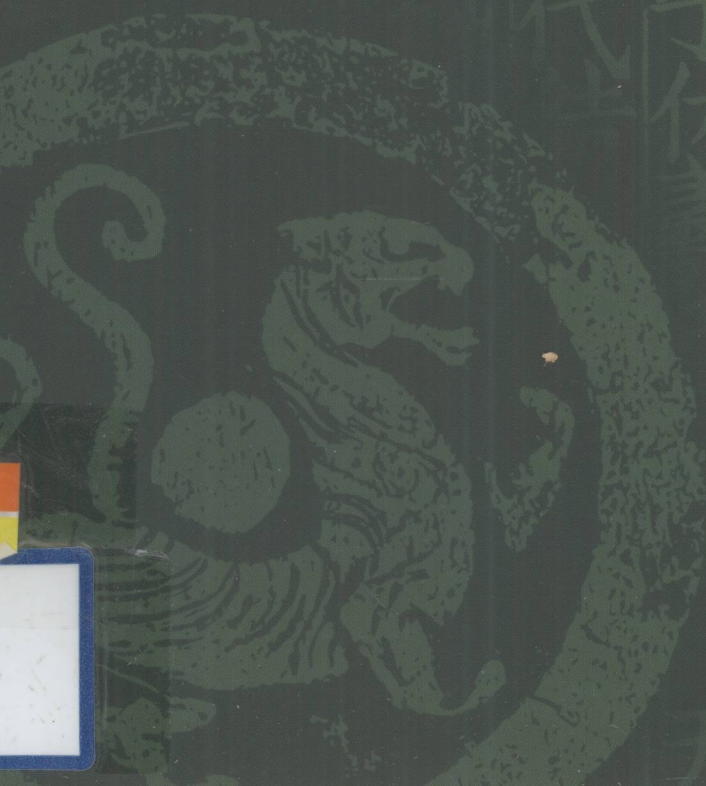
變失常也人文禮樂典

相化成謂化下使成理

文之時

在直輪為大輅路

之始大



〔清〕曾国藩 著 第二册

曾国藩家书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咸丰元年六月初一日与诸弟书

公元 1851 年 6 月 29 日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五月十四日发第六号家信，内有四月廿六日具奏一疏稿。余虽不能法古人之忠直，而皇上圣度优容，则实有非汉唐以下之君所能及者，已将感激图报之意，于前书内详告诸弟矣。五月廿六日，又蒙皇上天恩，兼署刑部右侍郎，次日具折谢恩，即将余感戴之忱写出。兹将原折付归。日内京寓大小平安。癯疾大好，较去年澄弟在此时更好三倍，头面毫无踪影，两腿虽未净尽，不复足以为患也。

同乡周子佩之母，病体不轻，下身不仁，恐成偏枯。徐寿蘅放四川主考。湖南放四川者向极吉利。嘉庆辛酉之杨刚亭先生、庚午之陶文毅、道光甲午之李文恭、乙未之罗苏溪，有成例矣。邝炉青、陈俊臣两人皆已来京。陈挈眷而邝则否，邝富而陈寒，所为似相反。然究以挈眷为是，邝一二年亦必悔之耳。林昆圃事，余为写知单得百余金，合之开吊共二百金，将来可以贖其七十四岁之老母也。漱六望差甚切，未知能如愿否？现在已放一半，而实录馆当差人员尚未放一人也。唐镜海于十八日到京，廿三日召见，垂询一切，天颜有喜，极耆儒晚遇之荣。现已召见五次，将来尚可入对十余次也。

罗山前有信来，其词气温纯，似有道者之言，余已回信一次。顷又有信来，言纪泽未定婚，欲为贺耦庚先生之女作伐，年十二矣。余嫌其小一岁，且耦庚先生究系长辈，从前左季高与陶文毅为婚，余即讥其辈行不伦，余今不欲仍蹈其辙，拟敬为辞谢。现尚未作书复罗山，诸弟若在省见罗山兄，可将余两层意思先为道破，余他日仍当回书告知一切耳。

余近思为纪泽定婚，其意颇急切。夏阶平处一说，本可相安，因其与黄子寿为亲家，余亦嫌辈行少屈，是以未就。黄蕙卿有女年十三矣，近托袁漱六往求婚。蕙卿言恐余升任总宪，渠须回避（例给事回避改郎中，御史回避改员外，最为吃亏），不知渠是实意，抑系不愿成婚而托薛以谢也，故现未说定，弟可一一禀告堂上大人。又余意乡间若有孝友书香之家，不必问其贫富，亦可开亲，澄弟盍为我细细物色一遍？然余将同邑各家一想，亦未闻有真孝友人家也。

余至刑部，日日忙冗异常，迥不与礼部、工部、兵部相同。若长在此部，则不复能看书矣。湖南副主考乔鹤侪水部，颇称博雅，今年经策，必须讲究古茂。曹西垣办分发，本月可引见，七月可出京。朱石翹明府昨有信来，言澄弟四月底到县。此次折弁到京，石翹有信，而澄弟无信，殊不可解。兹有书复朱，家中封好送去。

诸惟心照，余俟续布。

国藩手草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五月十四日寄第六号家信，内有四月二十六日上奏的奏折稿。我虽然不能效仿先人的忠直，而皇上的宽度优容，则确是汉唐以后的君主所不及的，已经将感激报答的意图在头封信中仔细地告诉了各位兄弟。五月二十六日，又蒙受皇上天恩兼署刑部右侍郎的职位。第二天上折谢恩，很快将我感恩戴德的心情写出。目前把原奏折寄回。现在家中老小平安。癯疾大为减轻，比去年澄弟在这时更是好出三倍。头上面部便一点没留痕迹，两

腿虽然未有完全消失,但不再让人忧虑了。

同乡周子佩的母亲病得很重,下半身麻痹,可能会瘫痪。徐寿蘅外放四川主考官。湖南人放任去四川的一向很吉利;嘉庆辛酉年的杨刚亭先生、庚午年的陶文毅、道光甲午年的李文恭、乙未年的罗苏溪,均有现成的例子。邝炉青、陈俊臣两人均已经到京城。陈带着家属邝就没有,邝富裕而陈贫寒,所作所为正好相反。然而到底以带家属为正确,邝过一两年之后也一定会因此懊悔的。林昆圃的丧事,我代他写知单,收到一百多两银子,加上开吊,一共二百两银子,以后可以赡养他七十四岁的老母亲。激六非常迫切地盼望得到官差,不知能否如愿以偿。目前已放了一半的差,而实录馆当差人员还未有放一人。唐镜海在十八日来到京城,二十三日受到皇上接见,垂问一切。皇上容颜有悦色,他享尽了老儒生的晚年的荣幸。目前已经召见了五次,以后还可能入宫召对十多次。

罗山上次有信来,语气委婉,像是有德之人讲的话,我已经回复一封信。不久又有信来,讲纪泽未有订婚,想帮贺耦庚先生的女儿做媒。贺家女儿年纪有十二岁了,我嫌她小了一岁,况且耦庚先生毕竟是长辈。以前左季高和陶文毅结亲,我就笑话他们辈份不伦不类。我目前不想重蹈覆辙,想来恭敬地婉言谢绝。目前还没有寄信给罗山,各位兄弟假如在省城遇到罗山兄,就把我这两层意思先说破,我以后仍然要回信告知他这一切。

我近日想为纪泽订婚,心情很急迫。夏正阶平那里讲过一次,本来可以,由于他和黄子寿是亲家,我也嫌他辈分低,所以没有答应。黄蕻卿有女年龄十三岁,近日拜托激六前去求婚,蕻卿说可能我要升任刑部尚书,他务必回避(按例给事中需回避改任郎中,御史只回避改任员外郎。最是吃亏)。不知他确是这种意思,还是不想成婚而寻借口谢绝呢?所以目前没有说定,弟可以一一敬告堂上大人。另外,我的意思乡间若有孝友书香之家,无论他家是否贫穷富有,也可以定亲,澄弟何不替我认真物色一遍?但是我将同县各家虑了一遍,也未有听说有真正的孝友人家。

我到了刑部,整日异常忙碌,大不同于礼部、工部、兵部,若长期在此部,就不能再看书了,湖南副主考乔鹤侪在刑部,算得上博才雅志。今年科举考试政策一定讲究文字古茂。曹西垣管理分发,本月可以诏见皇上,七月可以离开京城。朱石翹明府昨天有信来,讲澄弟四月底到县城。这次信使到京城,有石翹的来信,而未有澄弟的信,特别不能理解。目前有书信回复朱,家里封好了送去。其他事待后续详。

国藩手书。

【点评】

曾氏于此信中介绍友人近况,简短道来,使诸弟有个大致印象。同时曾氏在信中谈到了儿子的婚事,现在已经有人为纪泽说媒。一为罗山,他介绍了贺耦耕的女儿,一为袁激六,他推荐了黄蕻卿的女儿。曾氏认为前者小一岁,后者“辈行少屈”,因而希望寻找孝友书香之家。曾氏对待儿子的婚事是非常慎重的,只是他没有寻找到真正的孝友人家,最终还是同意了儿子与贺家女儿的婚事,这是后事,以后再谈。

咸丰元年七月初八日与诸弟书

公元 1851 年 8 月 4 日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:

七月初六日接澄弟四月廿六信,五月初一、初八、廿三各信,具悉一切。植弟洪弟各信

亦俱收到。洪弟之书已至，六月初二所发者亦到矣。澄弟回家，至此始算放心。

樊城河内，泡沙如此可怖，闻之心悸。余戊戌年九月下旬在樊城河，半夜忽遭大风，帆散缆断，濒于危殆，后亦许观音戏，至今犹有余惊。以后我家出行者，万不可再走樊城河，戒之，记之！敬告子孙可也。

彭山岬苦况如此，良为可怜，一月内外，当更求一书，以苏涸鲋，但不知有济否耳？此等人谋，亦须其人气运有以承之，如谢博泉之事，即鲜实效。若使南翁在彼，当稍有起色矣。

凌获舟之银，虽周小楼与荻舟之子私相授受以欺紫嫂，而荻子又当受小楼之欺，终吞于周氏之腹而后已。余处现尚存凌银将二百金，拟今年当全寄去。澄弟既将此中消息与孙筱石道破，则此后一概交孙，万无一失。

刘午峰曾言赠百金，不知今岁可收到否？余今年还凌银须二百，又须另筹二百五十金寄家，颇为枯窘。今年光景，大不如去年之源源，然后知澄弟之福星来临，有益于人不浅也。其二百五十金，望澄弟在家中兑与捐职者及进京会试者，总在今冬明春归款，不致有误，但不可以更多耳。

父大人至县城两次，数日之经营，为我邑造无穷之福泽，上面邑长生感，下而百姓歌颂，此诚盛德之事。但乡民可与谋始，难与乐成，恐历时稍久，不能人人踊跃输将，亦未必奏效无滞。我家倡义，风示一邑，但期鼓舞风声，而不必总揽全局，庶可进可退，绰绰余裕耳。

朱明府之得民心，予已托人致书上游，属其久留我邑。著因办饷得手，而遂爱民勤政，除盗息讼，则我邑之受赐多矣。

杜仓之法，有借无还。今日风俗，诚然如此。澄弟所见，良为洞悉时变之言，此事竟不可议举行矣。王介甫青苗之法，所以病民者，亦以其轻于借而艰于还也。

季弟书中言，每思留心于言行之差错，以时时儆惕。余观此语，欣慰之至。凡人一身，只有“迁善改过”四字可靠；凡人一家，只有“修德读书”四字可靠。此八字者，能尽一分，必有一分之庆；不尽一分，必有一分之殃。其或休咎相反，必其中有不诚，而所谓改过修德者，不足以质诸鬼神也。吾与诸弟勉之又勉，务求有为善之实，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积累自我兄弟而剥丧，此则余家之幸也。

余癖疾上身全好，自腰下略有未净，精神较前三年竟好得几分，亦为人子者仰慰亲心之一端。宅内大小上下俱平安，然苟得中式，印结竟不易取。同乡周子佩丁忧，余送银八两，挽联一副。杜兰溪放山西差。漱六又不得差，颇难为情；写作俱佳，而不可恃如此。曹西垣请分发，将于月半之官皖中。李笔峰完娶之后，光景奇窘。同乡各家，大半拮据。子

言。鄙人本不欲再致之東來。曾多自車達
左右。并於味帥未讀批卷。於接味振信於
鋪覆度。決計接江征皖。而江西差後局詳望
江常二軍已為勞可靠之餉。數度因再盜
味振。諒其建棉東來。并咨明寄帥。不致
江軍。果成行否。孫碩一案。東局之詳。
業經批明。惟解皖僅需三萬。硝二萬。當極其
少。只聞成邸孟江遠修等。雜湊得錢數千

曾國藩手札

佩开吊，不足京蚨千吊。黄正斋仅送一障而无奠分，徐芸渠既不吊双麟，皆同乡所不以为然者也。

纪泽近日诗论，又稍长进。书不十一，顺候近佳，余俟续具。

兄国藩手草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七月初六收到澄弟四月二十六日来信，五月初一、初八、二十三日各信也已接到，详知家中一切。植弟、洪弟的信也均收到。洪弟的信已到，六月初二所寄出的那封信也已到了。澄弟回家，到此才可放心。

樊城河里泡沙这样可怕，听了都让人害怕。我戊戌年九月下旬在樊城河，半夜里忽遭大风，帆船缆断，陷于危险处境，后来曾许诺给观音演戏，至今还有后怕。今后我家出行的人，一定不要再走樊城河。戒之，记之！并告知子孙们。

彭山妃竟这样窘迫，实在为他可怜！一月内外当另肯求一信来解释他困难缘由，仅是不清楚能否有帮助。这种人谋，也需要这人的运气可以承受，如谢博泉的事则少有实效。若让南翁在那里，应微有起色。

凌获舟的银子，虽然是周小楼与获舟的儿子私相授受来蒙骗紫嫂，而获舟的儿子大概受小楼的哄骗，最后银钱让周氏吞没才算完。我这目前还存有凌获舟银子将近二百两，计划今年全部寄去。澄弟既然已将这中间的问题与孙筱石说破，便此后的事全都交给筱石孙，应当万无一失。刘午峰曾说过要赠送我百两银子，不知今年能否收到？我今年需归还凌二百两银子，又需另外筹措一百五十两银子寄家中，那二百五十两银子，盼望澄弟在家中兑给捐官者及进京参加考试者。总之于今冬明春归还款项，不会有误，只是不可更多了。

父亲大人去县城两回，几天的经营，为我县创造了无穷的福泽。上面县长感激，下面百姓称赞，这确是盛大德行的事。但乡民只能和之谋始，而难和他们乐成。担历时稍长，不会人人踊跃输捐，也不定能无阻碍地奏效。我家倡导行义风气显示一县，只求鼓动声势，而不要总揽全局，以便能进能退，绰绰有余。

朱明府能取得民心，我已叫人送信给他上司，请求上司让他长久留在我县。若能办军饷很顺手，而更爱民勤政，灭贼息讼，那么我们县受他的恩赐则多了。社仓的办法，有借没有还的，今日风俗确实这样。澄弟所见，确切是洞察时势变化的话，这事最终不能考虑施行了。王介甫青苗之法所以损害百姓，也是由于这办法借出易而归还难。

季弟信中说常常留心自己言行中的差错，并时时警惕。我看到这些话语，欣慰之至。大凡人的一生，唯有“迁善改过”这四个字最牢靠；大多人的一家，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牢靠。这八个字，能够做到一分，便必定会有一分福庆，不做到一分，则一定会有一分祸患。假如有福祸相反，必定是在其中有不诚挚之处，而所谓改过养德，也不能取信于神灵。我与诸弟勉励而又勉励，一定寻求有行善的行动，不让我家高曾祖父积累的德行从我兄弟身上败落沦丧。这样就是我家的幸运。

我的癖病上身都好，自腰以下尚有未褪净之处。精力比前三年竟然好了些许，也是做人儿子的人可安慰双亲爱心的一件事。宅内大幼上下都平安。

同乡周子佩父去世，我送去了八两银子，一副挽联。杜兰溪外放山西任职差遣。袁漱六又未有得到职位，很难为情，他写文作诗均很好，而才不可恃如此！曹西垣肯求分发，将在本月十五日后去安徽做官。李笔峰结婚之后，情况特别窘迫。同乡的各家大半均很困难。子佩办理丧事，所得不足京钱千吊。黄正斋仅送一幛而没送奠银，徐芸渠就既不吊唁

又不赠物,这全是同乡人士所不以为然的。

纪泽最近所写诗论又稍有进步。书不尽言,顺便问候近好,其他的事待后续写。

兄国藩手书。

【点评】

曾国藩一向是从个人修养和家风两方面来看待一个人的成长过程。他教育子弟要做人要“迁善改过”,为家要能“修德读书”,这八个字,能做到一分,就一定会有一分福庆,不做到一分,就一定会有一分祸殃。如果把握对二者有较好的把握,就能有所裨益。知善改过是一个人逐步成熟的标志,进业修德是提高一个人素质的方法。曾氏在此讲这些淳朴家风与诸弟共勉,其内在意义也是为了弘扬宗族德行,传承家族家风。

咸丰元年八月十三日与诸弟书

公元 1851 年 9 月 8 日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:

七月初九日发家信第八号,想已收到。八月初十折差来京。接张湘纹书。折弁当于七月廿外起行,诸弟正在省城而无家书,何也?诸弟发家书交提塘后,往往屡次不带,或一次带数封,折弁颇为可恶!诸弟须设法与提塘略一往还,当面谄托,或稍有济,否则每次望信,甚闷损人也。

京寓大小平安。前月内人病数日,近已痊愈。曹西垣于八月四日出京之官安徽,张书斋于十一日出京之官贵州。张尚须回长沙,曾借我银八十金,言明内三十俟补缺再还,其五十到省送凌家。予收凌家奠分,尚有二百金未寄,兹张处既寄五十,其五百十总于今冬妥寄孙筱石,不再借人也。

今冬本欲寄银到家,因前次澄弟书言公车来京,家中尽可兑银,是以予不另寄矣。除凹里田价外,尚须送亲族年例银五十金,亦宜早早筹画。共计若干,概向各处公车妥兑,免致年底掣肘。如元处可兑,即须闰八月寄信来京,以便另办,然不如兑之为便也。诒轴已经用宝,日即可发下,准予乡试者带回,九月即可到家。乡试题刻于京报上,诗题“得庠字”,系出高宗御制。是题诗中句云,“即此供吟眺,奚烦事豁庠”,场中无人知之也。李子彦之文甚好,然苟得中式,印结竟不易取。镜云文尚未见。宋湘宾教习已传到,昨日专人去告知渠矣。

李石梧身后恩典甚厚,乃七月末翰林院撰祭文、碑文进呈,朱批竟加严飭,谓其夸奖过当,词藻太多,且贬其调度乖方,功过难掩,历任封疆,尤不足称云云,飭令翰林院另行改撰。其后复撰进呈,遂多贬词。将来建立冢石,殊不冠冕。功名之际,难得终身始完全也。

耦庚先生家亲事,予颇思成就。一则以耦翁罢官,予亦内有愧心,思借此联为一家,以贻予隐微之愆。二则耦翁家教向好,贤而无子,或者女子必贤,诸弟可为我细访罗山,下次信来详告。若女子果厚重,则儿子十七岁归家省祖父母、叔祖父母时,即可成喜事也。前托在乡间择婚,细思吾邑读书积德之家,如贺氏者亦实无之,诸弟暂不必昌言耳。余俟续布。

兄国藩手草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七月九日寄出第八号家信，料定已经接到。八月十日信使来到京城，收到张湘纹的来信。估计信差会在七月二十日前动身，各位兄弟正在省城而未有家信，为何？各位兄弟将家信交提塘后，常常多次都未有带到，或者一次带来多封。信差真是可恶！各位兄弟须想办法和提塘略有交往。当面嘱咐，也许会好些，不然每次盼望来信，非常烦闷。

京中寓所老小平安。上个月我妻生了几天病，近日已经痊愈。曹西垣于八月四日离京去安徽做官。张书斋于十一日离京去贵州做官。张尚须回长沙，曾问我借了八十两银子。表明其中三十两等补缺后再归还，其中五十两到了省城交到凌家。我收凌家奠分银尚有两百两未有寄。目前张那里已经发了五十两，余下的一百五十两在今年冬天一起妥善地发给孙筱石，不再借给别人了。

今年冬天打算寄钱回家，由于前次澄弟来信说赶考的举人进京，蒙中尽可兑换银两，因此我就不另外再发了。除凹里田价要支付外，还得一定送亲族年例银五十两，也应当早早准备。共有若干两，全都向各地举人妥当兑换，避免年底受到牵制。假如没有地方能兑换，就一定闰八月里写信到京城，以便再办。然而不跟兑换了更为妥当。

诰轴已经盖上宝玺，很快就可发下，必定让参加乡试的人带回去，九月就能到家。

乡试的考题刻在京报上，诗题得“庠”字，是出自于高宗皇帝御制诗。此题诗中有一句

是：“即此供吟眺，奚烦事豁庠”。考场中未有人明白。李子彦的文章甚好。然而便算考中，印结也不轻易得到。镜云的文章还没有见到。朱湘宾的教学之职已传达，昨天已派专人去通知他了。

李石梧仙世后，朝廷赐给的恩典很多。但七月底翰林院给他撰写祭文、碑文呈上后，皇上的朱批竟严厉斥责，说是赞许过了头，用的辞藻太多，而且贬低他调配无方、功过难饰，在历任封疆大臣中，他特别不值得称赞等等。责令翰林院另行改撰。今后再写好了进呈，就许多贬义词，以后建立坟墓，不一定很堂皇。功名之间，很难做到从始至终完全一致。

耦庚先生家的亲事，我很想使它办妥。一是由于耦翁罢官，我内心也感觉有愧，想借此机会联姻成为一家，来赎我较小的过错。二是耦耕家教向来很好，为人贤明而无子，或许他的女儿一定也贤惠。诸弟可以替我细心查访，让罗山下回来信详细告知我。如果他女儿果然质朴端庄，那么儿子十七岁归乡探望祖父母、叔祖父母时，就能办喜事。先前委托兄弟们在乡间为儿子择



李星沅像。李星沅，清朝大臣，字子湘，号石梧，湖南湘阴人。

婚,细致考虑我县读书积德的人家,如贺氏这样的,也确实没有。各位兄弟暂且不要把我这话宣扬出去。余俟续布。

兄国藩手书。

【点评】

李石梧去世后,朝廷给予很厚的恩典;当翰林院的官员为其撰写祭文,碑文,呈请皇上御览时,却遭到皇上严厉的斥责,称夸奖李石梧,已言过其实;由此事,精明的曾氏想到“功名之际,难得终身始完全也”;因此,身处宦海的曾氏,每临官场得意时,他是头脑冷静,诚惶诚恐,谨慎处之,这的确是过人之处。

咸丰元年八月十九日与诸弟书

公元1851年9月14日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:

八月十四日发第九号信,至十七日接到家信第七第八二号,欣悉一切。

左光八为吾乡巨盗,能除其根株,扫其巢穴,则我境长享其利,自是莫大阴功。第湖南会匪所在勾结,往往牵一发而全神皆动。现在制军程公特至湖南,即是奉旨查办此事,盖恐粤西匪徒穷窜,一入湖南境内,则楚之会匪因而窃发也。左光八一起,想尚非巨伙入会者流,然我境办之,不可过激而生变。现闻其请正绅保举,改行为良,且可捉贼自效,此自一好机会。万一不然,亦须相机图之,不可用力太猛,易发难收也。

公议粮饷一事,果出通邑之愿,则造福无量;至于帮钱垫官之亏空,则我家万不可出力。盖亏空万六千两,须大钱三万余千,每都几须派千吊。现在为此说者,不过数大绅士,一时豪气,为此急公好义之言。将来各处分派,仍是巧者强者少出,而讨好于官之前,拙者弱者多出,而不免受人之勒。穷乡殷实小户,必有怨声载道者矣。且此风一开,则下次他官来此,既引师令之借钱办公为证,又引朱令之民帮垫亏为证,或亦分派民间出钱帮他,反觉无辞以谢。若相援为例,来一官帮一官,吾邑自此无安息之日矣。

凡行公事,须深谋远虑。此事若各绅有意,吾家不必拦阻,若吾家倡议,则万万不可。且官之补缺皆有呆法,何缺出轮何班补,虽抚藩不能稍为变动。澄弟在外多年,岂此等亦未知耶?朱公若不轮到班,则虽帮垫亏空,通邑挽留,而格于成例,亦不可行;若已轮到班,则虽不垫亏空,亦自不能不补此缺也。间有特为变通者,督抚专折奏请,亦不敢大违成例。季弟来书,若以朱公之实授与否,全视乎亏空之能垫与否,恐亦不尽然也。

曾仪斋若系革职,则不复能穿补子,若系大计休致,则尚可穿。

季弟有志于道义身心之学,余阅其书,不胜欣喜。凡人无不可为圣贤,绝不系乎读书之多寡。吾弟诚有志于此,须熟读《小学》及《五种遗规》二书,此外各书能读固佳,不读亦初无所损。可以为天地之完人,可以为父母之肖子,不必因读书而后有所加于毫末也。匪但四六、古诗可以不看,即古文为吾弟所愿学者,而不看亦自无妨。但守《小学》、《遗规》二书,行一句算一句,行十句算十句,贤于记诵词章之学万万矣。

季弟又言愿尽孝道,惟亲命是听,此尤足补我之缺憾。我在京十余年,定省有阙,色笑远违,寸心之疚,无刻或释。若诸弟在家能婉愉孝养,视无形,听无声,则余能尽忠,弟能尽孝,岂非一门之祥瑞哉!愿诸弟坚持此志,日日勿忘,则兄之疚可以稍释,幸甚幸甚。书不十一,余俟续具。

兄国藩手草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八月十四日寄出第九号家信，至十七日收到第七、第八两号家信，高兴地明白了一切。

左光八是我们乡里最大的匪贼，若能彻底将其消失，扫平他的贼窝，那家乡的百姓则能长久过上和平安宁的日子，这便是莫大的功劳。只是湖南的会党帮贼，彼此勾结，常常是动一根头发而牵动全身，现在制军的程公，特地来湖南，则是奉了圣命查办这件事，因为担心粤西的匪贼逃窜，一旦闯入湖南境内，那么湖南湖北的会党帮，说不定也趁机作乱，左光八这一帮，我认为还不是大团伙，然而我们家乡去惩治他。不能太过激了，以免导致事变。目前听说左某正在请地方的乡绅推荐他，改恶从善，而且能为捉贼效力，这便是一个好时机。万一不这样，也应当待机铲除他，不可以使力太猛，开场容易收场难。

关于公议粮饷一事要多加商榷，如果真出于全县乡绅的意愿，就会对朝廷有利，为百姓谋福。至于出钱出力垫付官府的亏损，则千万不可草率出力。官府的亏损大约有一万六千两银子，需支付大钱三万余串，几乎每家全要分派千串才可以填补。现在提出此项建议的，均是几个大绅士，无非是他们一时的豪气而已，以致讲出这种急功近利、不切现实的话。若以后真的到各家轮番摊派，必定是投机取巧的富人家趁机弄诈，不愿出钱，反而在官府面前讨好；而厚道的弱势者不仅要多出钱财，还难免要受奸诈者伺机勒索。这样一来，穷乡贫瘠的小户人家，必定会怨声载道。况且此种风气一旦形成，就下任官员上任之后，便会引用这个借钱办公为例证，而且会仿照朱县令在任之时百姓出钱垫付官府亏损为例证，也分派民间出钱帮他，那时反而未有话好拒绝人家，假如这样攀比起来，来一个官员，要扶持一个官员，我们的家乡从此将永远不安宁了。

凡属办公事，定要深谋远虑，此事如绅士们有意办，我家不必去阻挡，若我家出面倡议，千万不可以。况且官位的补缺全有固定的办法，哪种官位空缺轮到哪个班次的人去补，即便是抚台也不可以稍作变动。澄弟在外多年，怎会不知此事？朱公如轮不到班，那么虽然帮垫亏损，全县挽留他留任。而拘于成例，也不能补缺。现已轮到班次，则虽然不垫付亏损，也不可补这个官缺。其中有个别要变通的，一定由总督巡抚专门写奏折奏请，但也不敢太违背成例。季弟来信，好像朱公的实授县令与否，全看他亏损能否垫补，恐怕也不全这样。曾仪斋若是被革职，就不再能穿补服了；若是在外官考核时退休的，那还可以穿。

季弟有志于立德、修身养性的学问，我看过信，十分高兴，凡属是人均可以做圣人贤者，断不在于读书的多少，我弟果然有志于此，需要熟读《小学》和《五种遗规》两书。此外其他书能读当然好，不读也没有何损害。可以做天地间的完人、可以做父母的孝子，不定因为读书而增加一丝一毫。不但四六文与古诗可以不看，即是古文这种我弟所愿学的，不看也不要紧。只要谨守《小学》、《遗规》两书，做一句算一句，做十句算十句，比那记诵词句文章的学问强上万万倍。

季弟又说愿意尽孝道，唯亲命是听，这尤其能弥补我的缺憾。我在京城十多年，侍奉堂上大人有遗憾，长不在父母身边逗笑取悦娱亲，内心十分愧疚，没有一天能放下这桩心病，若弟弟们在家，可以委婉高兴孝敬堂上大人，一点一滴，默默地执行，那么，我能尽忠，弟弟能尽孝，那难道不是我家的祥瑞之朝气吗？希望弟弟们能守护这个志向，天天不忘，那么为兄我的愧疚则可以稍稍减轻。

幸甚幸甚，书不十一，余俟续具。

兄国藩手书。

【点评】

本书体现了曾氏的治政之道。湘乡县政府公款亏空，家里来信征求曾氏意见看是否应该出钱为政府补空子，曾氏断然否定：“万不可出力”，这是因为这种举措必然得罪很多人，此风一开，日后必接续奉行，“吾邑自此无安息之日矣。”曾氏办事善深谋远虑，于信中写出自己的想法劝诫诸弟，不致误入歧途。信末曾氏写给季弟的话语亲切，告知季弟学习的方法，由此可见曾氏对诸弟的关心。

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二日与诸弟书

公元 1851 年 10 月 14 日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

八月二十日发家信第十号，想已收到。顷闰月初十日折弁来京，计其在省起行当在前月廿外，乃竟未接到家信，诸弟出闱后不惟不付文章，亦并不抄一题寄一信，何耶？或者已发，而折弁未带，未可知也。

近来京寓平安，癖疾又微发。以兼署刑部，较为繁劳。儿女辈皆如常，足慰堂上老人之垂念。惟近来有两件事大不快意。

一件国事，系黄河于丰县北岸决口，数十万生灵罹此凶灾。目前抚恤固非易事，将来堵筑，非帑金数百万不可。且漕船尚未回空，水道中梗，恐致贻误。一件家事，诒封已于八月用宝，我家各轴竟尚未用。吾意思急急寄回，以博父母大人、叔父母大人之一欢，乃竟未领得，心焉负疚。去年请封时，系由礼部行文吏部，彼时曾与澄弟谈及，以为六部毕竟声势相通，办事较易。岂知不另托人，不另给钱，则书办置之不议不论，遂将第一次用宝之期已误过矣。现在已另托夏阶平妥办，不知今岁尚用宝否？然父亲叔父顶戴补服皆于服闋后即穿用一品服色，盖此以去年颁诏之日为定，不以接轴之日为定也。

顺天于初十日发榜，湖南中十一人，镜云中而子彦黻，一喜一惋。然子彦九月就婚蔚州，亦是大喜，小挫正无伤也。曹冶山（谔）于闰月初歿于老馆，实为可怜。近来此等事，棺木之费，皆我任之，颇觉拮据不给。然使无人任之，又岂可听其客死无归？

耦庚先生之女，其德容言工，诸弟曾打听分明否？茶叶将近吃完，望即觅再寄。做饼药巴巴之法，此间为之不善。澄弟可向明做法，写信来告知，江氏三家近况亦望详示。

兰姊、蕙妹二家不睦，将来不宜在一屋居住。即田地毗连亦非所宜。予置刑部，大约十月可御事，现在审办琦善一案，正为吃紧之时。予保养身体，自知慎重，诸弟稟知堂上大人，敬求放心。余俟续布。

兄国藩手草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

八月十二日寄出第十号家信，量已收到。刚刚闰月初十信使来京，揣摸他在省城动身当在上月二十日前，而竟没接到家信。诸弟出考场后不但不寄文章，也并不录一题写一信，为什么？或者已寄信而折差没带，也不可不知。

近来京寓平安，癖疾又小复发，这原因是兼署刑部，较为繁劳。儿女们均如常，满以安慰父母大人的悬念。只是最近两件事让我心中非常烦闷。一件是国事，黄河在丰县北岸决堤，数十万生灵遭遇这场灾难。现在抚恤本非易事，以后堵筑，非损耗白银百万不可。



明代学者顾完成像，图出自清·孔继尧绘《吴郡名贤图传赞》。

此，无法回葬？

耦庚先生的女儿，她的品行容貌言谈女工，诸弟曾经询问清楚了吗？茶叶快要喝完，希望找方便再发。做饼药巴巴的方法，这里做得不好。澄弟可问清做法，寄信来告知。江氏三家近况也盼望详告。

兰姊、蕙妹两家不和睦，以后不适宜在一所宅屋里居住。即是田地毗连在一起，也不适宜。我署理刑部事务，大约十月可以辞职，目前审理琦善一案，正是抓紧的时候。我保护身体，自知慎重。诸弟禀知父母大人，敬请放心。余俟续具。

兄国藩手书。

【点评】

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说“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”，在该信中，曾氏谈到了一件国事，一件家事，这两件事情让曾氏感到非常担心。国事为黄河水灾，数十万生灵罹难，而抚恤不是易事，漕运又恐耽误；家事为申请的诰封迟迟没有盖印。曾氏虽官至二品，理应获得批准，但是不另给钱此事很难办成，由此我们可以窥探出大清王朝的腐败多么严重。曾氏文末交代他告知诸弟，他虽忙于琦善一案，但是仍会保养身体，毋须父母挂心，曾氏依然是以孝道为重的。

况且漕船还没回来，水道又已中断，恐怕招致延误。一件是家事，诰封已于八月用宝印盖过，我家各轴竟还没盖上。我本来想着急寄回，用以使得父亲大人、祖父母大人高兴，而竟然没能领到，心里感到愧疚。去年请求封诰时，是由礼部行文交吏部的，那时曾和澄弟谈到，我认为六部毕竟声势相通，办事容易。哪知道不另托人不另给银两，就管理文书的小吏放在一边，不管不问，于是将第一次行用宝印的时间误过了。目前已另托夏阶平安排办理，不知今天还用宝印吗？然而父亲、叔父顶戴补服均在服孝期满后可穿戴一品服色，这是以去年颁发诏书的日子为准，而不以授轴的日期为准。

顺天府于初十发榜，湖南中得十一人。镜云考取而子彦没中，令人一喜一忧。然而子彦九月将到蔚州成婚，也是大喜，小小挫折无大害。曹冶山（谿）于闰月初在老馆亡故，实是可怜。最近这种事，棺木费用全由我承担，颇感吃紧。但若没人承担，又如何听任他们客死在

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与诸弟书

公元1851年10月28日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弟足下：

日来京寓大小平安。癖疾又已微发，幸不为害，听之而已。

湖南榜发，吾邑竟不中一人。沅弟书中言温弟之文典丽，爵皇，亦尔被抑，不知我诸弟中将来科名究竟何如？以祖宗之积累及父亲、叔父之居心立行，则诸弟应可多食厥报。以诸弟之年华正盛，即稍迟一科，亦未遽为过时。特兄自近年以来，事务日多，精神日耗，常常望诸弟有继起者，长住京城，为我助一臂之力。且望诸弟分此重任，余亦欲稍稍息肩，乃不得一售，使我中心无倚。

盖植弟今年一病，百事荒废，场中又患眼疾，自难见长。温弟天分本甲于诸弟，惟牢骚太多，性情太懒。前在京华不好看书，又不作文，余心即甚忧之。近闻还家以后，亦复牢骚如常，如数月不搦管为文。吾家之无人继起，诸弟犹可稍宽其责，温弟则实自弃，不得尽诿其咎于命运。

吾尝见友朋中牢骚太甚者，其后必多抑塞，如吴檀台、凌荻舟之流，指不胜屈。盖无故而怨天，则天必不许；无故而尤人，则人必不服。感应之理，自然随之。温弟所处，乃读书中最顺之境，乃动则怨尤满腹，百不如意，实我之所不解。以后务宜力除此病，以吴檀台、凌荻舟为跟前之大戒。凡遇牢骚欲发之时，则反躬自思：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？猛然内省，决然去之。不惟平心谦抑，可以早得科名，亦且养此和气，可以消减病患。万望温弟再三细想，勿以吾言为老生常谈，不值一晒也。

王晓林（植）先生在江西为钦差，昨有旨，命其署江西巡抚。余署刑部，恐须至明年乃能交卸。袁漱六昨又生一女，凡四女已殇其二，又丧其兄，又丧其弟，又一差不得，甚矣，穷翰林之难当也。黄麓西由江苏引见入京，迥非昔日初中进士时气象，居然有经济才。王衡臣于闰月初九引见，以知县用，后于月底搬寓下洼一庙中，竟于九月初二夜无故遽卒。先夕与同寓文任吾谈至二更，次早饭时，讶其不起，开门视之，则已死矣。死生之理，善人之报，竟不可解。

邑中劝捐弥补亏空之事，余前已有信言之，万不可勉强勒派。我县之亏，亏于官者半，亏于书吏者半，而民则无辜也。向来书吏之中饱，上则吃官，下则吃民。名为包征包解，其实当征之时，则以百姓为鱼肉而吞噬之；当解之时，则以官为雉媒而播弄之。官索钱粮于书吏之手，犹索食于虎狼之口，再四求之，而终不肯吐。所以积成巨亏，并非实欠在民，亦非官之侵蚀入己也。

今年父亲大人议定粮饷之事，一破从前包征包解之陋风，实为官民两利，所不利者，仅书吏耳。即见制台留朱公。亦造福一邑不小。诸弟皆宜极力助父大人办成此事。惟捐银弥亏，则不宜操之太急，须人人愿捐乃可，若稍有勒派，则好义之事反为厉民之举，将来或翻为书吏所借口，必且串通劣绅，仍还包征包解之故智，万不可不预防也。

梁侍御处银二百，月内必送去。凌宅之二百，亦已兑去。公车来，兑五七十金，为送亲族之用，亦必不可缓。但京寓近极艰窘，此外不可再兑也。

邑令既与我家商办公事，自不能不往还，然诸弟苟可得已。即不宜常常入署。陶、李二处，容当为书。本邑亦难保无假名请托者，澄弟宜预告之。

书不详尽，余俟续具。

兄国藩手草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弟足下：

最近京城家里老小平安，我的癖病又已经开始复发了，幸而还没造成危害，随它去吧。

湖南的考生发榜了，我县竟然没考中一人！沅弟信中讲温弟的文章华丽堂皇，也被抑退。不知我诸弟中以后的科举功名究竟如何？凭祖宗的积善以及父亲、叔父的正派做人。则诸弟应能多得厚报。凭诸弟的年轻旺盛，即便稍迟一科及第，亦不能算过时。只是为兄自近年来事务逐渐增多，精神整日损耗，常常盼望诸弟有能继我而起的，长期住于京城，为我助一臂之力。盼望诸弟分担我这重担，我也稍微休息一下，而竟不能有一事实实现，让我内心无依无靠！

植弟今年一病，百事荒芜，场中又患眼病，从今很难进步。温弟的天赋，在弟弟中称第一，只是抱怨太多，性情懒惰，近来听说回家后，还是常常发牢骚，或者几个月不动笔。我家之所以没人继起，各位弟弟的责任较轻，温弟确实是自暴自弃，不能把责任推拖到命运。

我经常见到朋友之中牢骚太多的人，后来一定坎坷也多，如吴檀台、凌荻舟等，数不胜数。无故而抱怨天，天一定不答应；无故而尤人，人一定不服气。天人感应的规律，顺其自然而已。温弟所在之处，才是对读书人最有利的地方，却动不动则怨天尤人，牢骚满怀，一百个不称心，确实是我所不明白的。今后一定要下力气消除此病，以吴檀台、凌荻舟作为眼前的大戒。所遇牢骚要发的时候，则反过来自己好好想想：我果真有何不满而积下这些不平之气吗？忽然自省，断然弃去。不仅平心谦和，能够早得科场功名，也能养成和气，能够消灭病患。万望温弟再三考虑，不要把我的话当作老生常谈，认为不值一笑。

王晓林先生在江西做钦差，昨天有御旨，命他署理江西巡抚，我署理刑部，恐怕等到明年才能交卸。袁漱六昨又生一女，共四女，已死了两个，既丧了兄，又丧了弟，连一个差事不得，究翰林确是太难当了。黄麓西从江苏引见入京，与以前初中进士时的气象截然不同，他居然有经济能力。王衡臣在闰月初九日引见，以知县被任命，后来在月底搬家到下洼一座庙里，竟然在九月二日夜里无故猝然死去。前一夜他和同住的文任吾谈到二更，第二天早饭时，家人对他不起床感到奇怪，开门看时，就已死了。生死的道理，好人的报应，竟然没法理解。

家乡劝捐，补充亏空的事，我前不久有信讲到，千万不可以勉强勒派，我县的亏损，亏于这些官员的占一半，亏于书吏的占一半，老百姓是无辜的。一向书吏的中饱私囊恶习，上则吃官，下则吃民。名义上包征包解送，其实当他们征敛之时，就把老百姓当成鱼肉吞吃掉；当解送之时，就把官员当成雉媒（注：猎人驯养以招引猎物的雉鸡）而摆弄。官员从书吏手中索要钱粮，就好比从虎狼口中索要食物那么难，再三再四求取，而最后还是不肯吐出来。因此会积成巨额亏空，并不在于百姓欠税，也不是官员侵占而入于私囊。今年父亲大人商定粮饷的事，一并破除以前书吏包征包解的恶习，的确是官名两利，所不利的唯有书吏。即便是父亲大人面见总督请留朱公，也造福于一县不小。诸弟均应极力帮助父亲大人办成此事。只有捐银补亏则不能操之过急，一定人人愿意捐银才行。若稍有逼派，就本是好事反成为害民之举，以后或者反成了书吏所攻击的借口，他们一定串通劣绅，仍旧恢复包征包解的老法，千万不能预先防备。

梁侍御处二百两银子，本月内务必送去。凌宅的二百两银子也已兑付。举人兑付六七十两银子，为送亲族之用，也必定不能迟缓。但我在京寓最近极其艰难窘迫，此外已不可再兑付了。

县令既和我家商办公事，便不能不往来应酬，然而诸弟如果可能，则不应经常入县衙。陶、李两处，待我有空即当回信。本县难保未有假借他人名字请托的，澄弟应预先告知我。书不详尽，余俟续具。

兄国藩手书。

【点评】

本书主要谈到两事：一为乡试，湘乡没有一个能中，一为劝捐弥补亏空。曾氏在信中批评了六弟。六弟自负以至名落孙山，却满腹牢骚，曾氏认为六弟的失败全是个人原因，与环境无关，“无故而怨天，则天必不许；无故而尤人，则人必不服。”曾氏还特意举例让六弟反省。曾氏还谈到国家亏空之事，他认为责任不仅在主要官员身上，还在书吏身上，后者甚至比前者还可怕，因为他们欺上瞒下可以做到了无痕迹。曾氏深谙官场之道，所以才能说出如此有见地的话来。

咸丰元年十月十二日与诸弟书

公元 1851 年 12 月 4 日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弟足下：

九月廿六日发家信第十三号，想已收到。十月初十日。接到家中闰月廿八所发信及九月初二、九月十四所发各件。十二夜又于陈伯符处接到父亲大人闰八月初七所发之信，系交罗山手转寄者。陈伯符者，贺耦庚先生之妻舅也，故罗山托其亲带来京。得此家书四件，一切皆详知矣。

纪泽聘贺家姻事，观闰八月父亲及澄弟信，已定于十月订盟；观九月十四澄弟一信，则又改于正月订盟。而此间却有一点挂碍，不得不详告家中者：京师女流之辈，凡儿女定亲，最讲究嫡出庶出之分，内人闻贺家姻事，即托打听是否庶出，余以其无从细询，亦遂置之。昨初十日接家中正月订盟之音，十一日内人即亲至徐家打听，知贺女实系庶出，内人即甚不愿。余比晓以大义，以为嫡出、庶出何必区别，且父亲大人业已喜而应允，岂可有他议？内人之意，以为为夫者先有嫌妻庶出之意，则为妻者更有踟躇难安之情，日后曲折情事亦不可不早为虑及。求诸弟宛转禀明父母，尚须斟酌，暂缓订盟为要。陈伯符于十月十日到京，余因内人俗意甚坚，即于十二日夜请贺礼庚、陈伯符二人至寓中，告以实情，求伯符先以书告贺家，将女庚不必遽送，俟再商定。伯符已应允，明日即发书，十月底可到贺家。但兄前有书回家，言亲事求父亲大人作主。今父亲欢喜应允，而我乃以妇女俗见从而扰惑，甚为非礼。惟婚姻百年之事，必先求姑媳夫妇相安，故不能不以此层上渎。即罗山处，亦可将我此信抄送一阅，我初无别见也。

夏阶平之女，内人见其容貌端庄，女工极精，甚思对之。又同乡陈奉曾一女，相貌极为富厚福泽，内人亦思对之。若贺家果不成，则此二处必必有一成，明春亦可订盟，余主意尤在夏家也。京城及省城订盟，男家必办金簪、金环、玉镯之类，至少亦须花五十金。若父亲大人决意欲与贺家成亲，则此数者亦不可少。家中现无钱可办，须我在京中明年交公车带回，七月间诸弟乡试晋省之便再行订盟，亦不为晚。望澄弟下次信详以告我。

祖父佛会既于十月初办过，则父母叔父母四位大人现已即吉。余恐尚未除服，故昨父亲生日，外未宴客，仅内有女客二席。十一，我四十晋一，则并女客而无之。

朱石樵为官，竟如此之好，实可佩服。至于铤沙伤其面尚勇往前进，真不愧为民父

母。父亲大人竭力帮助，洵大有造于一邑。诸弟苟可出力，亦必尽心相扶。现在粤西未靖，万一吾楚盗贼有乘间窃发者，得此好官粗定章程，以后吾邑各乡自为团练，虽各县盗贼四起，而吾邑自可安然无恙，如秦之桃花源，岂不安乐。须将此意告邑之正经绅耆，自为守助。

牧云补廪，烦弟为我致意道喜。季弟往凹里教书，不带家眷最好。必须多有人在母亲前，乃为承欢之道。季洪十日一归省，亦尽孝之要也；而来书所云寡欲多男之理，亦未始不寓乎其中。甲五读书，总以背熟经书常讲史鉴为要（每夜讲一刻足矣），季弟看书不必求多，亦不必求记，但每日有常，自有进境，万不可厌常喜新，此书未完，忽换彼书耳。

兄国藩手草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弟足下：

九月二十六日寄出第十三号家信，想已接到。十月初十，收到家中闰月二十八日所写信及九月初二、九月十四日所寄各信。十二日夜又在陈伯符处收到父亲大人闰八月初七日所寄的信。是交由罗山之手转交的，陈伯符是贺耦庚先生的妻舅，因此罗山叫他亲自带到京师。接到这四封信。一切全已详知。

纪泽聘贺家的订婚之事，看闰八月父亲及澄弟的信，已定于十月定亲；看九月十四日澄弟的一封信，便又改在正月定亲。而这里却有一点烦心的事，不得不详告知家里。京师女流之辈，凡儿女订婚，最讲究嫡出庶出的区别，妻子听说了贺家的亲事，便托人打听贺家女儿是否庶出，我由于这件事无从细询问，也就放下了。昨初十日收到家中正月定亲的音讯，十一月妻子就亲自去徐家打听，了解贺家女儿确是庶出，妻子就非常不愿意，我从那时以来则以大义开导她，以为嫡出庶出有何区别，况且父亲大人也已高兴地答应了，难道还能再有别的办法？妻子的想法，以为做丈夫的若先有嫌妻子是庶出的意思，那么做妻子的更有局促难安的心情，往后也许有曲曲折折的事情，也不可不早些考虑到。肯求诸弟委婉地告诉父母，此事还需考虑，暂缓定亲为要。陈伯符于十月十日来京，我因妻子俗见很是固执，便在十二日夜请贺礼庚、陈伯符二人到寓所，将实情告诉他们，请求伯符先寄信告知贺家，不要马上将女儿的庚帖送过来，以后再商议。伯符已经应许，明天就寄信，十月底可到贺家。但为兄以前有信寄回家中，讲亲事求父亲大人做主。目前父亲大人欢喜应许，而我竟由于妇女的偏见而迷惑，很没礼貌。只是婚姻是百年之事，一定先求得婆媳夫妇相安无事，因此不能不把这层意思上禀。即是罗山那里，也可把我这封信抄写给他一阅，我起初并无其他看法。

妻子见夏阶平的女儿容貌端庄，女工极好，很想与夏家成亲。又同乡陈奉曾有一女儿，相貌极为丰满有福气，妻子也想娶她。若贺订婚事真的不成，那这两家一定有一个成功，明春也可定亲。我的注意力尤其在夏家。京城及省城订婚，男家一定要置办金簪、金环、玉镯之类，至少也需花五十两银子。若父亲大人决心要与贺家成亲，就这些银两数也不能少。家中目前无钱置办，需要我在京中明年托付应试举人带回。七月间诸弟乡试间趁进省城之机再订婚，也不算晚，盼望澄弟来信详细告我。

祖父的佛会既然已在十月初办完，就父母与叔父母四位大人目前已经即吉，我恐怕家中还没除去孝服，因此昨天父亲生日，对外没曾宴请宾客，仅在宅内请了二席女客。十一日，是我四十一岁生日，便连女客也不请。

朱石樵当官竟然这样好，确实可佩服！以至于铤沙伤了面容仍勇往直前，真不愧是民之父母。父亲大人鼎力帮助，确是对本县大有造化。诸弟如能出力，也务必要尽力相扶助。目前广西不安宁，万一我们湖南的盗匪有乘机闹事的，得有这样的好的官略定章程，今

后我县各乡自办团练,即便各县盗贼四起,而我县仍可安然无恙,如同秦朝的桃花源,难道不安乐?需要将这个意思告知县里的正经绅士,自己互相守护帮忙。

牧云补廪生,烦请诸弟为我致意祝贺,季弟去凹里教书,不带家属最好,一定多有些人在母亲面前,才是承受欢颜的好方法。季洪十天回家探亲一次,也是尽孝的好办法。而来信所说寡欲会多生男孩的道理,也未尝不包含在其中。甲五看书,总要以背熟经书,常讲史鉴为最重要(每天夜里讲一刻钟足够了)。季弟看书不必贪多,也不定求记住,只要每天坚持看书,自有上进,千万不可喜新厌旧,这本书没读完,又忽而换了那本书。

兄国藩手书。

【点评】

这是曾氏谈论纪泽婚事的一封家书。纪泽是曾府的长房长孙,在看重宗法的封建社会中,纪泽身份尤为为重要。曾氏夫人不同意纪泽与贺女的婚事,是因为贺女不是嫡出,与纪泽不是门当户对,所以曾氏告知父母诸弟暂缓订盟。曾氏虽不在意嫡出庶出,其实内心仍存嫡庶之别,故而郑重写出夫人的话来做理由。曾氏是典型的儒士,恪守礼制,他怎么可能破坏常规呢?他与父母诸弟商议,看夏阶平之女、陈奉之女是否合适?可见在纪泽与贺女的婚事上,他不是那么肯定。

咸丰元年十二月廿二日与诸弟书

公元 1852 年 2 月 28 日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:

十二月十一日发家书十六号,中言纪泽儿姻事,求家中即行与贺家订盟,其应办各物,已于书中载明,并悔前此嫌是庶出之咎云云,想已接到。如尚未到,接得此信,即赶紧与贺家订盟可也。

诰封各轴已于今日领到,正月廿六恩诏四轴(曾祖父母、祖父母、父母、叔父母),四月十三恩诏亦四轴,三月初三恩诏一轴(本身妻室),凡九轴。八月初六用宝一次,我家诸轴因未曾托人,是以未办,曾于闰八月写信告知,深愧我办事之忽。后虽托夏阶平,犹未放心,又托江苏友人徐宗勉,渠系中书科中书,专办诰敕事宜。今日承徐君亲送来宅,极为妥当,一切写法行款俱极斟酌,此廿六年所领到者不啻天渊之别,颇为欣慰。虽比八月用宝者迟五个月,而办法较精,且同年同乡中有八月领到者,或止一次,未能三次同领,或此番尚未用宝者,亦颇有之。诸弟为我敬告父母大人、叔父母大人,恭贺大喜也。

惟目前无出京之人,恐须明年会试后乃交公车带归。重大之件,不敢轻率。向使八月领到,亦止十二月陈泰阶一处可付(与雨苍同行),此外无便。

余于十八日陈奏民间疾苦一疏,十九日奏银钱并用章程一疏,奉原批交户部议奏,兹将两折付回。文任吾于十三日搬至我家,庞省三于廿四日放学。

寓中一切如常,内外大小平安。今年腊底颇窘,须借一百金乃可过年,不然,恐被留住也。袁漱六亦被年留住。刘佩泉断弦,其苦不可名状,儿女大小五六人无人看视。黎越翁尚未到京,闻明年二月始能到,未带家眷。涂心畲已到京,尚未来见我。公车中,惟龙蟠臣及泮州馆到二人而已。

粤西事用银已及千万两,而尚无确耗。户部日见支绌,内库亦仅余六百万。时事多艰,无策以补救万一,实为可愧。明年拟告归,以避尸位素餐之咎。诸弟为我先告堂上可